



□孙秀斌

相信喜爱文学的朋友，一定熟悉散文大家朱自清这个名字。他的《背影》《荷塘月色》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等散文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。人们在赞叹他细腻华美、婉转清新的文笔的同时，也被他两袖清风、超凡脱俗的人品所敬仰。如果能近距离地目睹朱自清的旧居老宅，了解他的身世生平，瞻仰他的书信手迹，该是一件多么荣幸的事情。前不久，我有幸去扬州拜谒了这位文学巨匠的旧居。

几经打听，多番问路，穿过一条又一条小胡同，终于来到广陵区安乐巷27号朱自清故居。这是一座扬州民居风格的小四合院，从1930年起，朱自清在这里居住了13年。跨过两扇黑漆的大门，进入一方小天井，一棵枇杷树和几根翠竹栽于一隅，小院显得幽雅寂静。故居右边并列的两间房，是当年朱自清的书房和卧室，也是朱自清和夫人陈竹隐的婚房。屋中陈列的书橱、烟斗和文房四宝是朱家后人捐献的

「背影」长留朱自清

朱自清遗物，现已成为珍贵的文物。

朱自清1898年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。6岁随家人迁居扬州，在扬州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。他自幼秉承父辈的家学渊源，受到士大夫家庭的影响，逐渐养成“整饬而温和，庄重而矜持”的文人气质。1916年在扬州中学毕业后，朱自清考入北京大学预科。1919年开始诗歌创作，1922年与叶圣陶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诗刊《诗月刊》。后转向散文创作，写了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，被誉为“白话美术文的模范”。他出国求学回国后，担任清华大学的教授兼主任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随校南迁，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，同时积极参加各项民族活动。1948年因为胃穿孔病逝于北平，年仅50岁。

在朱自清故居的展室里，我看到了他创作的《春》《绿》《荷塘夜色》《背影》等旧版文章，其中《背影》里的一段描写曾令多少人潸然泪下，为之动容：“他终于忘记了我的不好，只是惦记着我，惦记着我的儿子。我北来后，他写了一封信给我，信中写道：‘我身体平安，惟膀子，疼痛厉害，举箸提笔，诸多不

此，因而也就有了这篇催人泪下、直抵心灵的名篇。

在拜谒朱自清故居的陈列物件时，我听到有位游客在给同伴讲朱自清的故事。朱自清做事讲原则，十分有气节。1948年患胃病正在家中休息的他，迎来了登门拜访的吴晗，对方递给他一份《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》，看毕，朱自清默不作声拿起笔来，一丝不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五十天后，他的病情急剧恶化，看着身边含着眼泪守候他的三个孩子，用颤抖的手抓住坐在病榻旁边的妻子陈竹隐说：“有件事要记住，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字的，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的美国面粉。”即便是患严重的胃溃疡、面临穿孔的危险，他也不吃“嗟来之食”，高贵的气节令人敬佩。

耳闻目睹，朱自清的学识和气节使人肃然起敬。真可谓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”

朱自清一生集散文家，诗人，学者和民主斗士等身份于一身，各界人士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。在他旧居不大的展室里，我看到了王国维、李叔同、陈三立、冰心、臧克家、汪曾祺等各界名流给朱自清的题词和字画。其中“文坛祖母”冰心先生是这样写的：“朱自清先生的散文，是我们的楷模，愿和同志们一起向他学习！”并以清秀洒脱的字体为朱自清故居写下“扬州人杰”四个大字，评价极高。

不知不觉间，已到了该告别的时间。在恋恋不舍中，我记录下了这段话：“朱自清一生短暂，却饱尝生活的艰辛和战乱之苦。他生活在民族危亡、军阀混战、内战频仍的年代，一路走来，有过寻路不得的苦闷，有过有问无答的彷徨，但他始终保持着纯洁的赤子之心。他渴望自由，追求进步，向往光明，虽两袖清风却一身傲骨，不吃‘嗟来之食’，不为五斗米折腰，以病弱之躯，托起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！”

“匆匆”而去，“背影”长留……
(本文作者为退休媒体编辑，现居日照)

【字说节气】

品读“冬”字

□卢恩俊

一岁四季，冬是最后一个季节。立冬是冬季的第一个节气，代表着冬季的开始。立冬与立春、立夏、立秋合称“四立”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冬天进入休藏状态。《孝经纬》曰：“斗指乾，为立冬，冬者，终也，万物皆收藏也。”

甲骨文的“冬”，应了“终”的本义。《说文》：“冬，四时尽也。古文终字。”“冬”，最早的字形是在一条绳子的两端各打一个结，表示“终了”的意思。金文，那段弯弯的绳子里圈了一个“日”字，像是代表温暖的太阳被什么东西包围着，自然温暖就减弱了。后来连包裹的“日”也没了，下面添了一个“夂”字。“夂”，代表“冰”的意思，结冰的天气，自然就更寒冷了。再后来那根弯弯系着终了的绳子，弯成了反文状，反文下面是两个点，“夂(zhōng, 古代同终)”，五行属火，怎么寒冷的冬，又“火”起来了？其实，这个简写的冬字并不简单，“夂”的下面那两个点，不正代表冰和雪吗？冰雪乃冬季最有代表意义的象征。那个属火的“夂”，不正是释义最冷的冰雪，也有如春的温情吗。

“冰，水为之而寒于水。”冬寒侵袭，水渐渐停止了起舞的波澜，争先恐后地聚合凝固成坚冰，护卫着万千生灵自由翔舞。水的甲衣，一条迎接春天的河流，其内心世界，依然是前赴后继冲向春天。而雪，像厚厚的棉被，让万千生灵以及越冬植物进入冬眠。诗经《信南山》曰：“上天同云，雨雪雰雰。益之以霡霖，既优既渥。既沾既足，生我百谷。”雪如被，雪覆盖的土地，是生长百谷的温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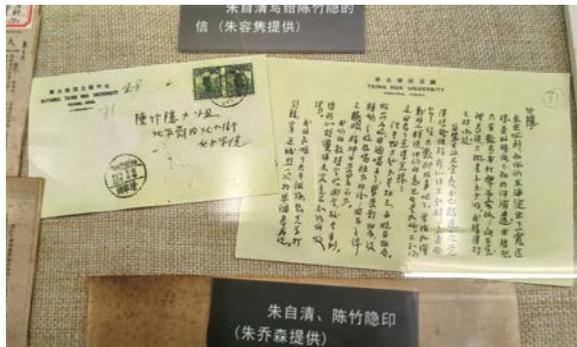
如果说，冬给人带来的是冰天雪地、万物凋零的感觉，那么，初冬“小阳春”的暖景依然如春景一样美。初冬时节，在晴朗无风之时，常会有温暖舒适的天气。所以我国有些地方尤其江南，把立冬时节的回暖气候叫做“十月小阳春”，指的就是在立冬至小雪节令时段里，一些果树会开二次花，呈现好似春三月的暖和天气。正如诗说，“十月江南天气好，可怜冬景似春华。霜轻未杀萋萋草，日暖初干漠漠沙。老柘叶黄如嫩树，寒樱枝白是狂花。此时却羡闲人醉，五马无由入酒家。”初冬时节，白居易居住的南方还未受寒冷侵袭，甚至像是春天一样可爱。

冬来了，小阳春的气候毕竟是短暂的。面对寒冷肃杀的气候，自然也会激起诗人的悲苦之情。但那些彰显乐趣、不惧严寒、充满能量的篇章依然颇多，首取当数三国时曹操的《冬十月》：“孟冬十月，北风徘徊。天气肃清，繁霜霏霏。鸱鸣晨鸣，鸿雁南飞，鸷鸟潜藏，熊罴窟栖。钱镈停置，农收积场。逆旅整设，以通贾商。幸甚至哉，歌以咏志。”此诗描写的是北方十月初冬的景色，不仅内含了气候、物候、风物、冬藏等立冬节气的特征，最主要的是表达了豪迈的志向和爱民情怀。正像清人朱乾在《乐府正义》中评价的那样：“叙其征途所经，天时物候，又自秋经冬。虽当军行，而不忘民事也。”

而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的《冬景》，将初冬的景致描写为一年之中最佳：“荷尽已无擎雨盖，菊残犹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)

人文投稿邮箱:qlwbxujing@sina.com



便，大约大去之日不远矣。’我读到此处，在晶莹的泪光中，又看见那肥胖的，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。唉！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！”乍看此文，似觉朱自清和他父亲感情甚笃，其实由于朱父的封建思想作祟，以及朱父的个人婚姻状况，这对父子多年来一直心存芥蒂，曾有冲突。然而亲情和时间是最好的疗伤剂，父子终于原谅了彼

【短史记】

茱萸今安在

□流沙

如果没有诗人王维，“红豆”和“茱萸”这两种植物，或许至今仍然籍籍无名。

“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，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”。自唐以来，红豆便成了寄托相思之物，王维的名句至今耳熟能详。但“茱萸”却不是那么幸运了。虽然《九月九忆山东兄弟》与《红豆》同为王维代表作，流传极广，但“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”中的“茱萸”，不少人却不知其为何物。

茱萸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芸科植物，广泛分布于气候湿润的山间林地，有吴茱萸、食茱萸和山茱萸等品种，王维诗中所说的“茱萸”一般来说是气味浓烈的吴茱萸，现在的名字就是“花椒”。而“茱萸”因为时间的推移、年代的变迁、口语的变化，渐渐停留在了诗文之中。

其实“茱萸”在大江南北仍有分布，特别是一些野生的，更接近诗人王维笔下的“茱萸”这个物种。在老家的溪边，就长有几棵杂草，村里人都称之为“野花椒”，据说烹饪鱼和肉时加入可以去腥提味，尝之有辛辣之味。“花椒”很早就被用

来入饌，先秦在煮祭祀三牲，三国时吴国人陆玕在蒸鸡煮肉汤时，都会撒一把花椒，辟味增香，此法至今未变。

村人之所以称茱萸为“野花椒”，因为它像极了超市里购来的花椒，却不知这就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笔下大名鼎鼎的“茱萸”。在古代，茱萸频频出现在诗词文赋中，如王勃的《落花落》中写有“香飘舞馆茱萸暮”，杜甫的“醉把茱萸仔细看”，苏轼的“酒阑不必看茱萸”。

南朝梁代吴均著有《续齐谐记》，里面有个关于茱萸的故事：“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。长房谓曰：‘九月九日，汝家中当有灾。宜急去，令家人各作绛囊，盛茱萸以系臂，登高饮菊花酒，此祸可除。’景如言，齐家登山。夕还，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。”这个故事说的是，桓景随费长房游学，费长房提醒桓景家中有灾祸，让他率全家人登高山，缝香囊、佩茱萸、饮菊花酒方可避难，桓景听了他的话，果然躲过一劫。吴均极有才华，是如今的浙江湖州人。他还写下名篇《与朱元思书》，描写富阳至桐庐的风景，“自富阳至桐庐，一百许里，奇山异水，天下独绝”，这一名篇还上了语文教科书。

茱萸成为避邪之物，是有渊源的。自

古以来，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，在科学不发达的社会，人们认为凡是带有刺激性气味的植物都可以驱邪，比如辣椒曾被美洲人悬挂在屋檐下驱逐恶魔；大蒜因气味辛辣，也曾被埃及法老带进金字塔用来辟邪。在中国古代，艾草、菖蒲、苍术等有辛芳之气的植物，都被认为可以“辟恶气”。

杭州淳安县有一个叫临岐的地方，这里种有大量茱萸。有一位临岐的友人曾说，他们这里的茱萸就是王维笔下的茱萸，他还多次提议当地政府可以做一些文创，我说不是的。后来才知临岐是全国的“山茱萸之乡”，但“吴茱萸”和“山茱萸”是不同的两种植物，山茱萸没有浓烈的气味，它长得像枸杞一样，颜色鲜艳。而吴茱萸非常像花椒，一束一束的，当秋天来临颜色青中带黄时，就可以采摘下来入药。

如果把山茱萸误认是王维笔下的吴茱萸，用文创的思维去重现“遍插茱萸”的传统，似有不妥。再说，“遍插茱萸”的传统早已消逝在了历史的风尘中，诗人笔下的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古典怅惘，还是留在诗文中用来回望更好。

(本文作者为浙江省作协会员)